

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
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魏晋南北朝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的「清」佚秋名公相结合的作品，不妨说

案小说的萌芽

中唐至五代的笔记（传奇）小说与法医学

此时公案小说已具雏形

刘公案

（下）案故事

到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阶级斗

张作创

题刑民事案件的

增多以及市民在审美趣味方面的新需求（喜欢听离奇曲折、触目惊

秋（故事）

，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品种增多，色彩斑斓，艺术上

超（少年）
可以说，这是公案小说的成熟期，或者说是它的早期。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刘公案

(下)

张仲创

题刑民事案件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公案 / (清)佚名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ISBN 978-7-204-09806-4

I. 刘… II. 佚…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46 号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刘公案 (下)

(清)佚名 著

责任编辑 成如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6-4/I·2089

定 价 59.80 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五十五回	傻李九口快说奇遇	235
第五十六回	刘知府慎审连环案	239
第五十七回	贪钱财行凶又害命	244
第五十八回	金寡妇装神贪供品	248
第五十九回	洪阳教妖妇现原形	254
第六十回	豪门子欺民逞霸道	258
第六十一回	衣冠兽垂涎亲甥女	262
第六十二回	七村民状告赵豪强	265
第六十三回	暗察访知府被劫持	269
第六十四回	陈大勇快马搬救兵	274
第六十五回	李游击挥兵围贼窝	277
第六十六回	勇承差冒死救知府	280
第六十七回	鲁见明贪赌竟输妻	283
第六十八回	节烈妇绝命劝夫君	289
第六十九回	罚黄贼建祠旌烈妇	295
第七十回	圣水庙老妇失爱女	299
第七十一回	尼姑庵暗藏好色僧	305
第七十二回	探秽庙权借风流妓	310
第七十三回	烟花女禅堂遇熟客	316
第七十四回	淫和尚行刺刘知府	320
第七十五回	擒贼盗罗锅暗遣兵	324
第七十六回	恋女尼淫僧藏庵庙	328
第七十七回	恶满盈凶犯落法网	333

第七十八回	乾隆帝赠金试清廉	337
第七十九回	讹圣驾刘墉赚银两	342
第八十回	富兴当讹诈打知府	347
第八十一回	查赈粮钦差反受刑	352
第八十二回	杨财主忍痛出罚款	357
第八十三回	刘清官御封大学士	363
第八十四回	恶衙役奸杀三妇人	366
第八十五回	阅案卷刘墉生疑忌	369
第八十六回	钱知县贪赃起杀心	374
第八十七回	灭口供只为一万银	379
第八十八回	刘钦差夜惊黑虎梦	384
第八十九回	黑心肠赃官陷武举	388
第九十回	遇恩公冯吉谈匪情	393
第九十一回	行淫乱和尚嫖妓女	398
第九十二回	振寺规夜袭淫秽庙	404
第九十三回	三承差勇战萧飞贼	408
第九十四回	半边俏落网受刚刑	413
第九十五回	熊公子钟情窃窈女	418
第九十六回	仗权势买盗攀窝主	422
第九十七回	救义兄克展聚同盟	426
第九十八回	杀赃官马快报仇冤	430
第九十九回	大劫牢血洗大名府	434
第一〇〇回	为逃命黑夜夺城门	439
第一〇一回	遇好汉柳林暂避祸	443
第一〇二回	空枪计虚惊大名城	448
第一〇三回	擒刘奉总督大调兵	451
第一〇四回	逢泼皮马快反遭捕	455
第一〇五回	愤难平克展反公堂	458
第一〇六回	武艺强单人战官军	461
第一〇七回	陈大勇力擒劫狱人	464

第五十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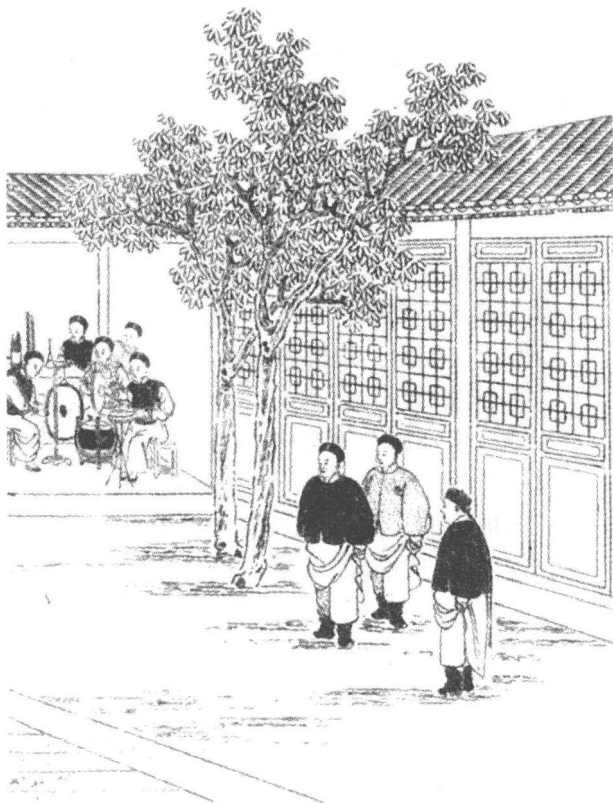
傻李九口快说奇遇

刘大人看罢多时，带笑开言，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好与你治一治。我有三等治法，分三样的价钱：头等治法，将脑袋拿半头砖一块，砸一个窟窿，冒些傻气就好咧，要纹银一两；二等治法，将你的两条腿，用绳子捆上，高高的吊在树之上，吊一天一夜，摔出些尿屎来，就好咧，要青钱一千文；三等治法，用我一丸灵丹，你拿回家去，用凉水送下，你就躺在炕上，拿棉被蒙严，出上一身汗，立时就好，这一宗治法，要青钱一百文。三样治法，不知你要怎么治？”李傻子闻听刘大人的言词，说：“先生这头等、二等治法厉害，一来是我治不起一两银子，二来是又怕打破了脑袋，冒不成傻气再得了破伤风，我再吹了土，那就大好咧！二宗治法，我也花不起一吊文，要将我倒吊在树上，吊一天一夜，白日里还好，有人看见，要问我我就说是治病呢；要到了黑家，我们这儿饥狼又多，倘或要来五六只的狼，我不能动，不用说，准被它吃了，不好。第三宗治法，倒罢了，价钱又不大，又不用砖头砸，又不用绳子捆，只用吃上一丸子药，出上一身汗，就好咧，才要一百钱。家里我娘现在给我一百二十文，那是我昨日与道南里周五叔家抬食盒去，得的喜钱，回来我就交与我娘咧。我何不到家里将这个先生的话，告诉我娘，把钱要了来，给这先生，好多教他与我治病。”李傻子说罢，望大人说：“先生，按这第三宗的方法治罢，你等我家里和我娘要钱去。”说罢，迈步就走。刘大人一见，用手一招，说：“你回来，我有话对你言讲。”李傻子闻听，慌忙站住，说：“先生，我

不是瞎打落的，我真是取钱去。你要不信，你瞧，不但我走，连外头站着的这些，听见你住了弦子要钱呢，比我跑得更快！敢你要完了钱，弦子一响的工夫，我就回来咧！等你要钱的时候我再走，看你还拦得住谁？”

清官带笑开言道：“李九留神要你听：不用你回家将钱取，我送你一丸丹药不要钱。”刘大人说罢走两步，来到那，李傻子的跟前把步停。将嘴对在他耳朵上，低言悄语问一声：“你要知道告诉我，管叫伶俐更聪明。你要是瞒哄不说真实话，神灵要归罪你的傻命就坑。我问你：这村中可有个大财主？‘李文华’三字是他名。闻听他杀了月素何氏，孙兴告状在句容县中。知县差人将他拿去，当堂招认定口供。李文华因奸不允伤人命，难逃刀下丧残生。你可知道这件事？告诉我，我自治你的傻病倒给铜。”李九闻听大人问，不由着忙吃一惊，腹内说：“算卦的怎么知这件，莫非与李文华是宾朋？自从那日去赊狗肉，才知其中就里情。我娘说不叫我对人讲，怕的是人命官司别当轻。一向总不敢提这件，我只说此话总不说，谁知道算卦先生来问我，他倒说，自给我治病不要铜！”李九想罢低声儿叫：“先生留神你是听：要提这件人命事，就是那，铁面的包公也断不清！却原来内里情由难瞒我，并非文华去行凶。”刘大人又问：“那一个，什么人杀了何氏身？”李九又把“先生”叫：“不必你心急你慢听：有个王八卖狗肉，煮得出奇大有名。‘狗肉王’三字他的外号，那小子杀了何氏在房中。因奸不允下毒手，他还把人头扔在粮店中。一心移祸赵子玉，皆因为无从赊他米二升。李文华，受刑不过屈招认，可怜抵偿他在刀下坑。那庙里无有屈死鬼？王知县如何断得清？”刘大人闻听李九的话，满面添欢长笑容。

刘大人闻听李傻子之言，说：“你怎知道的这般详细？莫非是他杀人，你跟着他来吗？”李九说：“先生，你不知道，他杀人我可无跟着他！那一天，有二更多天，偏偏的我就跑肚，正在蹲着出恭呢，我瞧见狗肉王背着桶子回来咧。素日我常听见老人家说，狗肉补肚子，吃了就好。及至我出完了恭，我想着到王八家，赊他几斤狗肉，拿回家去，好补肚子。随后我也就跟他去了。刚到他的



窗户底下，我听王八的女人说：‘你怎么带着一身血？莫非与谁打架拌嘴？’王八见问，低声开言，说：‘不要高声！听我告诉你。’”他就把卖狗肉回家，打孙兴家门口过，瞧见他房中点着灯，心内生疑，只当是孙兴的女人何氏定有私情。他就跳过墙去，踹了狗尾巴。谁知他等了半天，总不见人来，他就硬去端门，偏偏的又无插着。狗肉王一推门，他可就进去咧！瞧见何氏貌美，他就要求奸。何氏不允，王八着恼成怒，可的孙兴桌案搁着把切菜刀，拿起来咧！不由分说，一顿刀将何氏杀死。然后把何氏的人头割下来，提溜在手中，又跳过

墙来，背起肉桶子，送到开粮店的赵子玉家的房后，把一个脑袋往他家一扔，他这才回家。狗肉王把前后的情由，告诉他女人一遍。说完咧，他们就吹了灯睡了，我在他们窗户底下站着来着。我听他这个话，把我的病也吓回去咧！我一声也不敢言语，我也就回家去，把这话告诉了我娘一遍。我的娘不叫告诉人，怕的是官府知道了，连累了我。所以我总不敢言语。今要不是你白给我治病，又不要钱，我断然不肯告诉于你。”刘大人闻听，不由得满心中欢喜。

这清官，闻听李九前后话，满面添欢长笑容：要不是本府来私访，想明此案万不能。刘大人正然来犯想，李傻子开言叫：“先生，快把灵丹送与我，病好难忘你的大情。”大人闻听李傻子话，说道是，“李九留神要听：眼下无从把丹药带，全都放在旅店中。我有个方法告诉你，回家速治莫消停：打他二两干烧酒，一个花椒一棵葱，热酒一盅吃在肚内，一床棉被把他蒙，多多地出上一身汗，管叫你伶俐更聪明！”李傻子闻听心欢喜，说：“多谢先生你的情！”李九说罢扬长去。刘大人一见也不消停，慌忙收起毛竹板，顾不得卖卦讲《子平》。迈步翻身回里走，出了公义一座村。径奔江宁大路走，路程歌儿不用明，《大清传》与他传不同。此书并无桃花店，杏花村中美佳人。刘大人，一路无词来得快，进了江宁一座城。越巷穿街来得快，依旧打后门进衙中。张禄接爷将茶献，刘大人，茶罢搁盏把话明：“快传王明、陈大勇，本府立刻有事情！”张禄答应不怠慢，迈步翻身往外行。登时传进人两个，刘大人，眼望承差把话明。

第五十六回

刘知府慎审连环案

刘大人说：“王明、陈大勇。”二人齐声答应。清官说：“你两个休要怠慢，明日一早出城，到句容县城，西北有个公义村，那村中有一个卖狗肉的，姓王行八，外号叫‘狗肉王’，还有一个开粮食店的赵子玉，速去将他二人拿来，晚堂听审。如有懈怠徇私，定要重处！”“是。”二人齐声答应。刘大人说：“张禄。”“这。”小厮答应。大人说：“将他二人送出去。”“是。”二人闻听，一同张禄出了内书房。王明、陈大勇往外去，张禄回内书房，一旁侍立。不多时，秉上灯烛，一夜晚景不提。

到了第二日早旦清晨，刘大人起来净面吃茶，暂且不表。且说陈大勇、王明二人，奉刘大人之命，不敢怠慢，一黑早起来，出了江宁府的南门，迈步如梭，径奔公义村大路而走，一路无词。来到公义村中，二人举目一看：只见路北有个小酒铺，倒也雅趣。二人就到了酒铺之中，要了两壶酒，喝着酒搭讪着就问，说：“掌柜的，闻名咱们这村中，有卖狗肉的王八，说他煮得出奇狗肉。意思我们要买点下酒，也不知他在哪里住？”这个开酒铺的张姓，他叫张二牛。他听承差之言，他说：“二位爷要买狗肉，就在这村西边，路北一间草房。可是独门独院，外带没有院墙——那就是卖狗肉王八的住家。”两个承差闻听，不由得满心欢喜。

他两个，闻听张二牛的话，不由添欢长笑容：说：“多承

掌柜的来指教，少不得，要到他家中访问个明。”二人说着话喝完了酒，会了钱，出了酒铺向西行。不多一时来得快，到西头，二人站住看分明：果有一间草房屋，在路北，并无院墙门向东。俩承差，一齐看罢不怠慢，门外高声把话云，说道是：“家中可有熟狗肉？我二人，前来照顾老仁兄。”狗肉王，闻听外面有人买肉，他在那，房中答应往外行。一边走着心中想，说：“今日的买卖定兴隆。昨日我，套了一只狗，又肥又大价又轻。煮熟挑到句容县，手拿八准有六百铜！”狗肉王，思想之间到外面，一抬头，瞧见承差人二名。带笑开言来讲话，说道是：“二位爷，要买几斤吩咐明。”大勇闻听先讲话：“要你留神仔细听：闻名你的狗肉好，句容县中有大名。我二人，特意找到此，请问贵姓与尊名？知道字号好来买，作一个主顾你可愿情？”狗肉王，闻听心欢喜：“二位爷，留神在上听：在下姓王此处住，专卖狗肉度平生。因为我煮得味道好，‘狗肉王’三字是众人称。”王八越说越得意，承差闻听不消停。解开袖子就开锁，铁线一根手中擎，迈步临近只一抖，“哗唧唧”，套在王八的脖项中。狗肉王一见黄了脸，怪叫吆喝把话云，说道是：“在下并无犯王法，无故锁我主何情？”陈大勇，闻听微微地冷笑，说：“王八留神要你听：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们奉，刘大人的命令来拿你，为的是，因奸杀命的事一宗。还有那，杂粮店的赵子玉，刘大人，府衙立等问分明。你把我二人带了去，同到赵家粮店中。”陈大勇说罢前后话，王八闻听说：“了不成！”

狗肉王闻听，吓了个惊疑不止，少不得一同两个承差，穿街越巷，径奔开粮食店的赵子玉家而来。

不多一时，来至粮店门首，可巧正遇见赵子玉在门前站立。王八用手一指，向承差开言说：“那不是！那一个戴缨帽、穿青褂子，面朝前站着，就是赵子玉。”两个承差闻听，不敢怠慢，一同狗肉王来到跟前

杂粮店的门前，陈大勇指手开言说：“尊驾就是那一位开粮店的赵大爷吗？”赵子玉闻听，说：“不敢，在下的就是。二位那边来的？问我在下有何事故？”陈大勇见问，说：“我们俩是江宁府刘大人打发来的，有个字帖儿你一看就明白了。”说话中间，打靴筒内把票夹子掏出来咧，将刘大人票递与赵子玉。赵子玉接过看了一遍，吓了个面目如金纸，唇似过靛叶，哑口无言。大勇他不由分说，把赵子玉也就锁上咧，拉着就走。赵子玉说：“二位上差，既是刘大人的票，我敢不去吗？望乞二位：与在下的刑具，暂且留一个体面。赵某也不是那无义之人，定叫二位过得去。”陈大勇闻听，说：“你就是有茶酒之资，想给我们的话，是不是？”赵子玉闻听，说：“正是。”陈大勇说：“你歇了心罢！你就是黄金万两，送了我们俩，叫我们营私，说句时兴的话你听听罢：老虎拉车——我们不敢（赶）。别说是叫我们卖法，昨日我这个王大兄弟，因为在城隍庙看守莲花庵的武姑子，他要抽袋烟吃，叫我们老大人打了二十五门子，眼子八成到这会还肿着呢！我们老大人知道我还敢使钱，叫刘罗锅子知道了，怕又要眼子受惊了！”赵子玉闻听，无言可对。

赵子玉闻听无言对，默默无言似哑聋。两个承差不怠慢，拉定王、赵人二名，一直径奔江宁府，顺着大道往前行。穿街越巷全不讲，来到江宁聚宝城。进了前门朝前走，迈步如梭快似风，登时来至辕门外，正遇大人把堂升。俩承差，一见往里走，来到当堂跪在尘。陈大勇开言来讲话：说：“大人留神在上听：小的二人领下票，公义村，锁拿王、赵人二名。堂前销差要回禀。”说话间，抖下铁索手中擎。刘大人，闻听一摆手，两个承差一旁行。清官爷，留神朝下看，打量王、赵人二名。大人先瞧赵子玉：穿戴齐整买卖形。年纪不过五旬上，瞧他的面貌露着老成。刘大人，又把王八看，他与赵子玉就大不同。则见他：鸭子尾毡帽头上戴，一条褡包系腰中。身上穿，粗布夹袄毛蓝布，上边的油泥有半指零。土黄布的鸡腿袜，青布鞋子脚下登。年貌未必有四十岁，一脸的横肉相貌凶。重眉两道

是母猪眼，有几根，狗蝇胡子是黄澄澄。两腮无肉是个雷公嘴，瞧长相，光景挺值个充发还算轻。刘大人，看罢多时会，座上开言叫一声：“王八为何将人害？因奸不允就行凶！杀死何氏月素妇，如何又，把人头拿去主何情？偏遇见，糊涂虫的王知县，李文华，受刑不过认屈情。本府堂前从实讲，一字虚言狗命坑！”王八闻听将头叩：“大人青天在上听：小的虽穷多守分，并不敢无故擅行凶。不知道，那个杀了何氏女？大人硬叫我招承。望乞大人悬明镜，覆盆之下有冤情！”说罢不住将头叩。刘大人，座上冷笑两三声，开言就把“王八”叫，说道是：“你的话语倒也通。未从欺压我本府，想想我，为官却与平素中。大料着，你不见亲丧不掉泪，料你不肯善招承。”吩咐左右把夹棍看，夹起这囚徒人一名。

刘大人吩咐：“把这囚徒夹起来再问！”“这。”众役答应，一齐上前，登时夹棍拿到，当堂一撂，这一声响震耳，狗肉王观瞧把魂都吓冒咧！自己思想说：“闻名这刘罗锅子难缠，再者我杀人是真，既然打发差人将我拿来，岂肯善罢甘休？罢了，罢了，也是我的命该如此！何苦的叫他把腿夹折，还得招认，倒不如留下他妈的两条好腿，虽然作鬼，到阴司抢水喝，比他妈的别的鬼跑得快些。”狗肉王想罢，望上磕头，说：“大人在上：不用夹我，我小的招了就是咧。”刘大人闻听，冷笑开言，说：“哪怕你不招！”王八说：“大人容禀……”狗肉王就将他卖肉回家，路过孙兴的门首，一时间求奸不允，才将何氏杀死的话，说了一遍。刘大人闻听，上面又问，说：“头你扔在何处？”王八见问，说：“大人在上，小的也不敢撒谎。素日我和赵子玉不对，我就将何氏人头，扔在他的粮店后院，心想着移祸于他。大人要问人头的下落，这不是赵子玉吗？大人问他便知。”

刘大人闻听狗肉王之言，果然与李傻子的话相对。大人望下开言，说：“赵子玉，你可听见王八的话了吗？”赵子玉见问，向上磕头，口尊：“大人在上，休听王八之言，不知他人头扔在何处，诬赖小人。望

大人的明镜高悬，与小人做主。”说罢，只是叩头。刘大人闻听赵子玉之言，说：“你不必害怕。王八说将人头扔在你的后院之内，要是见了，只管说，与你无干。”赵子玉见问，说：“大人在上：小的实在未见。”刘大人闻听赵子玉之言，说：“与你好说，你也不肯实说。”吩咐左右：“看夹棍过来，夹起再问！”“这。”众人齐声答应。赵子玉闻听要动夹棍咧，吓得惊魂失色，说：“大人在上：不必夹，小的实说了……”两边衙役一齐断喝，说：“快说！”赵子玉又将宋义设计埋人头这事说了一遍。刘大人闻听，又吩咐：“将他二人收监。”又叫承差朱文，领票去拿宋义，明日午堂听审。刘大人这才退堂，回后面去，不必再表。一夜无话。

且说承差朱文，领了刘大人的票，出了衙门，回家吃过晚饭，不多一时，秉上灯烛，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朱文起来，不敢怠慢，公义村拿宋义不表。

再说刘大人退了堂，回到内书房坐下。张禄摆上晚饭，大人用饭已毕，撤下家伙，天气已晚，秉上灯烛。

清官爷回到书房内，用毕晚饭点上灯。一夜晚景不多叙，到了次日大天明。张禄儿，请起大人先净面，茶酒饭毕把衣更。刘大人，立刻升公位，判断民案与主尽忠。正然堂上把公事断，忽见那，承差朱文往里行。手中拉定人一个，来至堂前跪在地：“小的朱文将票领，把宋义拿来到衙中。”说罢慌忙去了锁。刘大人，一摆手，朱文迈步一翻身。清官爷，上面开言叫：“宋义留神要你听：为何你，瞧见人头不去报，私下掩埋主何情？本府堂前从实讲，一字虚言狗命坑！”宋义见问将头叩，说：“大人在上细留神：私埋人是小人的错，并无杀人是真情。因为一时见识短，怕的是，人命官司打不清。”刘大人，闻听朝下问：“宋义留神要你听：你把人头埋何处？带领差人去验明。”大人又把王明叫：“你同宋义走一程。把人头刨来当堂验，速去速来莫消停。”王明答应不怠慢，带定宋义

往外行。刘大人，这才将堂退，众人散去也不必表，再讲王明与宋义，径奔公义村大路行。按下他们把人头起，再表清官叫刘墉。退堂回到书房内，张禄慌忙献茶羹。茶罢搁盏摆上饭，刘大人用完，张禄儿，撤去家伙点上灯。一夜晚景不多叙，次日清晨天大明。小内厮，请起大人将头叩，茶酒饭毕把衣更。刘大人，吩咐传出话去：“立刻升堂办事情。”

第五十七回

贪钱财行凶又害命

张禄闻听，不敢怠慢，出书房，到了大堂的门口站住，照刘大人言词，高声吩咐一遍。众人齐声答应。张禄进内回明大人，大人点头随即站起身来，往外而走。来至外边，张禄闪屏门，刘大人进暖阁，升公位坐下。众役喊堂已毕，两旁侍立。清官爷才要判断未结的案卷，忽见承差王明，带宋义往里而走，后边有两个人，抬着一副筐，紧紧的跟随，来至堂前，将筐担搁在地下。王明不敢怠慢，来至堂口，跪在下面，说：“大人在上：小的王明奉大人之命，一同朱文到公义村去，起何氏的人头。不料人头的坑中，又起出一个死尸。看光景，脑袋上有伤，好像打死的。小的不敢自专，与本地地方要了两个民夫，用筐担抬来，现在堂下。回大人定夺。”刘大人闻听王明之言，说：“真真的奇怪咧！人头刚有下落，怎么又有个死尸呢？真正怪异！”刘大人想罢，慌忙站起，出了公位，下来到筐担的跟前站住，举目一瞧，只见筐中那死尸还是幼童，瞧光景，不过十三四岁。死尸的旁边，搁着个人头，仔细一看，鬓发蓬松，倒是个妇人之头。刘大人看罢，复归公位坐下，说：

“宋义，为何人头坑中，又多了个死尸来咧？莫非是你这奴才，图财害命？在本府的堂前，从实招来！但有虚言，管叫你难逃公道！”宋义见问，向上磕头，说：“大人在上，小的也不敢撒谎。”他就把早起埋死人头，王保看见，怕他声张告诉别人，用铤镢打死的话，说了一遍。刘大人闻听，不由心中好恼。

刘大人，闻听微微笑：“胆大的囚徒了不成！移下死尸就有罪，何况你，害命又行凶！非是我本府要你的命，皇王国法不容情。”刘大人，说罢一扭项：“王明留神要你听：速速快到监中去，把李文华、狗肉王，提到当堂好辨明。”王明答应不怠慢，迈步翻身往外行。大人上面又吩咐：“快传孙兴进衙中！”又差人，公义村，捉拿事头宗婆子，好完人命案一宗。不多一时齐带到，一齐跪在地流平。刘大人，上面开言叫：“李文华，留神要你听：本府与你明冤枉，残生脱过刀下坑。都因为，句容县知县缺才智，屈打成招定口供。虽然你无杀何氏，祸因你起是真情。你要不，差遣宗婆行诡计，何氏怎能丧残生？虽然死罪逃过去，活罪难容法不容。”吩咐左右：“拉下去！四十大板莫消停！”只听两边人答应，上来了承差好几名。不容分说拉下去，四十大板，皮开肉绽淌鲜红。打完放起当堂跪，刘大人，开言把话明：“自今以后须改过，切不可，倚仗财势乱胡行。再有一遭到我手，管叫你，血染钢锋项冒红！”刘大人吩咐：“回家去。”李文华，千恩万谢往外行。按下此事不用讲，再表清官叫刘墉。眼望堂前高声叫：“承差留神你们听：快把拶指速取到。”手下答应往前行。

众青衣登时将拶指取到，放在堂上。刘大人这才开言，说：“宗氏。”宗婆子闻听，向上磕头，说：“小妇人伺候大人。”刘大人说：“你偌大年纪，还不知事务！助恶行奸，以至闹出人命。”刘大人越说越恼，吩咐左右：“宗婆子打他二十个嘴巴！”拶了一拶子，这才放出衙

门以外。宗婆子回家不表。

刘大人这才提笔判断：“狗肉王因奸不允，杀害何氏妇人之命，又移祸于人，按律立斩；赵子玉见人头，私下掩埋不报，以至于宋义又害人命，按律充发；宋义图财移尸，又害人命，律应立斩，决不宽贷！”刚然将王保的父亲传来领尸，又叫孙兴把何氏的人头拿去，一同尸首埋葬。孙兴叩头谢恩，出衙而去，不必再表。

刘大人又把句容县知县王守成叫来，当堂训教。清官爷将李文华受屈、狗肉王行凶，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王守成只是磕头，说：“卑职无才，望大人宽恕。”刘大人说：“以后要小心办事，这一次将你恕过，再这有一遭，定叫你难逃公道。回你的衙门去罢！”王知县闻听，回衙不表。

再说刘大人这才退堂，回到内书房坐下。张禄献茶，随后摆饭。刘大人用完，张禄撤去家伙。天已将晚，秉上灯烛，一夜晚景不提。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张禄儿请起大人净面更衣。刘大人吩咐张禄儿传出话去：“预备轿，今日拜庙烧香。”张禄儿答应，迈步出房，来至堂口站住，高声吩咐一遍，进内回话，刘公点头，站起身来往外而走。来至外面，张禄闪屏门，刘大人出暖阁，来至堂口站住。众衙役一见，不敢怠慢，忙忙搭过四人轿，去了扶手，刘大人上轿，轿夫上肩，衙役尾随，出了衙外。

这清官，坐上四人大轿，衙役吆喝喊道声。上打一把红罗伞，下罩清官叫刘墉。大轿人抬正往前走，忽见那，“冤枉冤哉”不住声。刘大人吩咐将轿住，轿夫答应把步停。大轿始至平川地，刘大人，轿内开言把话云：“快把那，喊冤之人速带过，本府当面问分明。”承差闻听不怠慢，登时间，带过二人跪流平。刘大人轿中朝下看，打量二人貌与容：一个年有五十外，一个在四十还有零，面貌不像行凶事，不知他，二人为着何事情？大人看罢开言问：“你两个，姓甚名谁快讲明。有什么事情从实讲，但有虚言我定不容！”二人见问将头叩，说：